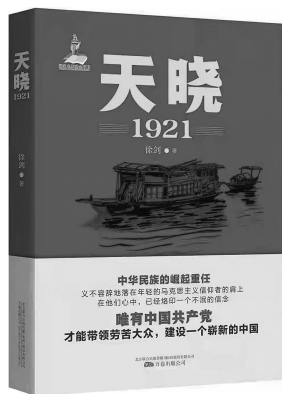


推陈出新说开端



万卷出版公司
2021年12月
《天晓1921》
徐剑

《天晓1921》付梓，发行全国。细读此书，很为徐剑先生高兴。他的这部《天晓》虽然姗姗来迟，但好书不怕晚，仅就党史的非虚构写作而言，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推陈出新颇为成功的难得文本。

《天晓》的难得，在于它的严谨。党史的叙述与书写，看似容易，实则难度很大。难度大不仅仅在于政治性强要求高，还在于作者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去伪求真严谨选择做出判断。应该承认，时至今日，党史研究已经达到了新的阶段，党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也大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与体现。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在众多的甚至是芜杂的文献材料中审慎取舍，不被云山雾罩所左右，更不能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轻率为文，率尔操觚，甚至闹出各种笑话来。徐剑出身行伍，著作累累，写作经验丰富，而他涉足这一头绪纷乱、卷帙浩繁的党史领域，不惮其烦，为写作《天晓》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文献。这些资料，既有中，更有外；既有政治上得到高

度认可者的言说，也有众多亲历者为者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不怎么光彩者的记录。针对这些问题，徐剑都是认真选择，加以甄别，并不因人废言，也不轻率地以个人是非而持某种说法。

《天晓》的难得，在于它的在场。一百年前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置放在当下的语境之中，如何引发读者的兴趣？如何摆脱史料的堆砌与当今的隔膜？徐剑处处注意这些历史人物与当下的关联，他沿着一大代表们的活动轨迹乡梓故土进行的深入采访与寻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就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寻访，特别令人耳目一新。韶山，独秀山，湘江，长江，橘子洲头，江津小城，并非蜻蜓点水的走马观花，而是置身其中，历史与现实不断交错却又让人毫无违和之感。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备受关注，话题性强，自然是书写的重点；但就其他人，如董必武、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徐剑也并非虚晃一枪，一笔带过，草草了事，他也是尽可能地细致深入，抵达这些人的生命诞生之地，感受体悟，反复思量，元气淋漓，行诸笔端。杨明斋、刘伯垂、李书城，这些在党史上似乎已经被尘封的历史人物也都被徐剑一一脉络清晰地钩沉出来，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天晓》的难得，在于它的构思。关于建党之初的文本，已经多多，说是汗牛充栋，也并非夸张。如何力避繁庸，不炒剩饭，拾人牙慧，推陈出新，这对写作者是一大考验，也是一种挑战。徐剑选取李达先生的前妻王会悟来叙述建党之初，有着强烈的代入感与真切感。但徐剑又没有被局限在王会悟的叙述之中，他收放自如，云卷云舒，看得出来，

就叙述的技巧，他很是动了一番脑筋，费了一番思量。维经斯基来华的细节，马林其人的个性特点，杨明斋的身死异域，被许多人轻描淡写或一笔带过，但徐剑没有放过这诸多关键节点，他基本梳理清楚了早起党组织与共产国际最初接触的大致细节。聚焦1921年，徐剑也并没有铺开开来，照单全收，做出详尽的年表，或者如有的写作者从建党之初蔓延到遵义会议，给人以过于枝蔓之感。而聚焦1921年，他也不是就此年的风云激荡弓开拉满月，他删繁就简书写了十天的惊心动魄，十天的风风雨雨。十天与百年，彼此呼应，浑然一体，很见匠心。

《天晓》的难得，还在于它的语言修辞。历史书写的语言，运用之妙，各有不同。司马迁的写法，鲁迅誉之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但也有人诟病它过于生动、传神，近乎文学创作，有违真实。但过于朴实、简略，甚至是生硬、呆板，又难以兼顾可读性不能传之久远，有断烂朝报之讥。徐剑特别注意语言的修辞，娓娓道来，用辞考究，华丽而不故作，深情而非煽情。即使就参加“一大”的代表究竟为12人还是13人这一历史公案的叙述，也是张弛有度，引人入胜。陈潭秋和董必武都证明与会代表为13人，后李达认为是12人，参会者包惠僧不在其列，苏联提供的档案也记录为12人。但包惠僧写出两篇万言书，陈述自己为正式代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则推论多出一人为陈公博，真可谓扑朔迷离，莫衷一是。徐剑在众说纷纭中条分缕析，最终采用了包惠僧只是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之一说法，他终其一生，“永远是一个局外人”。这样的结论，看似残酷，却也大体符合历史的事实。

□雷雨

探究 法国艺术魅力之源

□林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1月
《因为艺术，所以法国》
翁昕

楚王好细腰。法国王后也有这个喜好。凯瑟琳·德·美第奇对细腰的推崇，催生欧洲风靡数百年的束腰风尚。

在《因为艺术，所以法国》里，翁昕讲述了这则轶事。那些名画中的女子，身体常常被束缚成沙漏状，胸部从衣服上部高高挤出来，这正是巴洛克时期复杂多变、充满夸张戏剧效果的艺术风格。绘画体现了时代风尚，艺术就是很好的记忆存储器。

这部作品游走走在艺术欣赏、流派风格、历史文化与逸闻趣事之间，纷繁但不杂乱，语言平实稳妥，作者致力于普及常识，这是翁昕长期以来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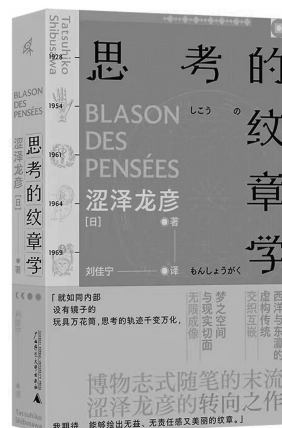
在过去十余年间，翁昕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大小博物馆、画廊、艺术机构、私人基金会。翁昕的果壳、知乎专栏很受欢迎，《如何看待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入选豆瓣“2018年度艺术·设计十佳好书”及首都图书馆“阅读之城2018阅读书目”，颇受好评。

这部作品谈到了很多艺术家，比如普桑、布歇、安格尔、大卫、德拉克洛瓦等人，他们都是艺术史上引领潮流的大人物，对他们的生平、画作的介绍，是不可缺少的，这是法国艺术史的骨架。欣喜之处更在于，翁昕的视线不仅集中于耳熟能详的名家，该书还打捞了许多遗忘在记忆深处的艺术家。

比如，圣德尼大教堂呈现的“光”，很好地传达了宗教的激情，今天的访客们依然印象深刻。这座教堂的建造出于无名大师的创新，这个人名叫叙热。翁昕从叙热入手，讲述了教堂的设计方针、彩色玻璃窗的工艺、尖拱技术、肋交叉技术等，以及随后在其他大教堂建筑时出现的扶壁和飞扶壁方法。我相信，与我一样的普通读者，都能从中获得新知识。

□早山

自然之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1月
《思考的纹章学》
阴泽龙彦

《思考的纹章学》的封面上的文字纵横交错：“梦之空间与现实切面无限成象”“西洋与东瀛的虚构传统交织互嵌”“就如同内部设有镜子的玩具万花筒，思考的轨迹千变万化”……刚开始读这本书，如在云里雾里。长期坚持的阅读习惯提醒我，应该摒弃干扰，放慢速度，渐渐地我被这个“万花筒”里斑斓的图景所吸引，并沉迷其中。

阴泽龙彦对哲学、生命、自然和宇宙的思考和探索，总能让读者有“原来如此”和“还能这样”的惊喜和释然。

他提到“追求永生与不死的埃及法老，渴望将自己埋葬在巨大石砌金字塔中”让我对“习以为常”的存在进行了思考。“时间就像某一种酸，腐蚀着、污染着浸泡在其中的生命，使其渐渐分离崩析，而面对时间这一腐蚀性极强从不示弱的，便是石这一物质。石是永不被时间污染的纯净物质，是超时间性或无时间性的象征。”在这里，石头是作为与时间抗衡的盔甲被拥有无上权力的法老

的选择，它和木乃伊的本质都在于不朽。后文“比起埋葬在埃及巨大的金字塔里，被盗墓者任意践踏，不如葬在小小的墓穴里，静谧地安睡在沃尔辛厄姆的田野里”一段，则与之呼应，切换视角的代入，以小博大，“当我们摊开双手，我们就拥有了全世界。”碎片一样的宝石，正因为它甘于也安于被埋藏在地里，所以当它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仍然散发幽光，是“一种依旧呈现蓝色的蛋白石”。我们都渴望在与时间的博弈中留下些什么，这也显示出精神力量的不朽。

在《金甲虫》一章中，阴泽龙彦提到城堡和时钟体现了“孤立与闭锁的特性”，它们有着“与外界绝缘的自我完整性”。后文中又将“岛”的象征意义继续发散，说“岛的西边，是百花缭乱的花园……岛的东边的一隅……被悲伤的情绪侵蚀。”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朋友经常加班，一次聚会前，我包了一小把黑种草给她，希望能给予她小小安慰。情人节那天我收到浪漫的朋友送的玫瑰花。次日上课，一个学生怯生生地拿着自己刻的玫瑰花图样的橡皮章放在我的手心，我亦视若珍宝。送花出去的时候，我没有想过会收到花。

看起来是完全没有逻辑联系的事情，奇妙地串成一个环，像是送出的花外出旅行后又回到我手中。“生命与欢喜的氛围深深感染了一切事物”。

文学意象中的火，常有两种意义：一个是毁灭，一个是净淬。“飞蛾扑火”中的火，喻指毁灭。阴泽则提到“蝴蝶成为火焰的恋人，只要远离它，便可以将其那如破晓曙光般的光芒作为养分……当蝴蝶抵达时，不再是蝴蝶向着火焰前行，而是火焰进入蝴蝶的内部。火焰不再是蝴蝶的养分，而是蝴蝶成了火焰的

养分。蝴蝶在倏忽间成为自己所爱的对象，因为它已然是火焰本身。”这一段文字看得人心跳加速，飞蛾扑火的全过程，就是火从“毁灭”到“净淬”的转变。后文中的两个词组：“我在飞时，我即羽翼”“我在爱时，我即是你”也同样是拳拳到肉的戳心。《四个三重奏》里，艾略特关于这个主题提到三个词：爱情、崇拜、欲望。爱情是：爱人，也爱他人时候的自己；崇拜是彼此仰望也借由彼此的力量登上更高的地方；欲望就是一种生命力。只有当翅膀属于你，而不再是作为一个客体对象时，你才能在空中自在翱翔；也只有，当你全身心地投入爱的“自我完成”中，才能最终与爱人融为一体，做到“两个人人像一个人那样生活；一个人像两个人那样生活”。“毁灭”一部分，再完成“净淬”，变成更完整的自己。

在此之前，我对“纹章学”的概念非常陌生，作者前言中提到“纹章学是冰冷的抽象主义”就是我初读时觉得文字“晦涩”的最好诠释。但在后记中“纹章学，或许是生僻的词语。我期待我的思考随着笔杆一同运动，能在抽象的虚空中绘出一个形体。就如同内部设有镜子的玩具万花筒，思考的轨迹千变万化，我期待能够描绘出无益、无责任感又美丽的纹章”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认同感，合上书的那一刹那，书封面暖昧的颜色和文字都变得清晰、明朗、有轨迹、有温度。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不是轻松的，像一次潜水，需要调整呼吸，控制浮力，克服恐惧，与每一块礁石、每一个洋流对峙、交锋再共存。它是，在磨砺思考锐度之后的酣畅，也是“痛快”一词最好的体现，是自然的力量和思考的礼物。这样的阅读，是“不简单，但我愿意。”